

花砖的采集很辛苦,需要师傅们一片一片地徒手敲打和人工搬运,毁损率差不多在50%。“也就是十片里可能只有一半是完好的,还好我们碎片也会留下来,整整这几年间,救下的花砖共计有十几万片,几百吨。”杨函憬说。

再造城市记忆仓

那个1000平方米的“good one旧物仓”,就是这么存放了包括花砖在内,杨函憬近五年以来的所有“藏品”,当时光运输就装了30多车,花了前后一个周整理。花砖的分量尤重,后来还另辟了一个新仓,只为花砖。堆积如山的旧物怎么处置?这和杨函憬对旧物的理解有关。

“和富含文化艺术价值,价格却高得离谱,仅用来收藏的古董不同,旧物大多是可再循环进入生活中使用的。经过修复及再造,甚至包括功能的转换,它们是可以被更多人触及的。在旧物仓里,听到最多的话是,‘这个我小时候玩过’,‘这个我外婆家也有’,几乎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一份自己独特的记忆,在这样的过程中,便多了一个人认同了这件宝贝。”

“抢救和采集不过是杯水车薪,再现于生活才是温暖的回归。”持续的城市记忆仓,而非单纯囤货的仓库,是杨函憬赋予旧物仓的期待。就拿花砖来说,团队设计了不少花砖冰箱贴、胸针、包袋、相框……地面对花砖来说是危险的,脱离地面,如把它铺在木桌的中心,自己也能轻松手动替换花色,这些小周边都很受“旧物粉”的欢迎。

“我们就是创意源材料的提供者,设计师们、开店者们、爱好者们,会根据他们自己的创意去再造。整个旧物仓成为国内爱旧物的人们的一个去淘之处,所以旧物们就会从厦门出发,奔向各地包括世界,比如今年有一批可能会去伦敦。在空间上它们比较像是在旅行,从原来被遗弃到现在被珍惜和买走,我想它们应该也是开心的吧!”

除了让它们的生命存续得更久,杨函憬还有把旧物做得更艺术的idea,在团队内设立了一个城市记忆工作组:“把物件们分类整理、拍摄,并去探求往日生活美学的原意,这样,便可以用物品复原这个城市那些消失的老城区的生活故事,最后集结出版、展示。这个展已经连续做好几年了,比较接近旧艺术项目。最近我还在幻想,去建一个花砖的迷宫,或者是一座花砖的体验式的再现工厂,当然这些都需要有理想的支撑者出现才能达成。”

在与旧物打交道之前,杨函憬是个普通的工作者,做着和品牌策划有关的事,也创业过、破产过,所以他才说,他实际上感谢着那些“破烂们”救下了他,给了他再生长的时间和实践自己美学理想的土壤。但或许,旧物和有心人,是种互相拯救的关系。不受世俗和常规的干扰,旧物再度绽放光华也难,一个人追求心中的梦想也难。当他们遇到彼此,就成全了这桩美事。就像杨函憬的金句说的,“你去你的未来,我回我的过往。”



Q: 收集过的旧物里有没有最心水的?

A: 可能是几张以前厦门的南音黑胶唱片吧。收到的时候很惊喜,因为这有可能是厦门最早被记录的声音。就顺着去查,了解了1906年的时候,国外广播公司如何进入中国,如何在各地录制这些乐声,以及这些唱片今天为什么又流落出来。还有就是一台古董打字机,居然是爱马仕的,查了好久才发现那是当年海明威等作家都梦想的。但我更感兴趣的是,这台打字机怎么来到的厦门,以及中途经过的人家及故事。这也和厦门当时与世界的联系频繁有关。

Q: 现在团队的组成状况怎么样?

A: 我们整个团队大概接近50人,做的和旧物相关的事情太多了,很多人很不理解:“卖个破烂还要这么多人!”这其中的新媒体的,有设计的,有产品开发的,有现场营运的,完全就是一个理想主义公司的样子。我们都把自己叫搬砖工,确实每个人真的都会涉及到搬砖。

Q: 如何平衡旧物的生意这种商业性质的东西和你的美学理念?

A: 在一个商业的社会里,我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是无论如何扛不起囤积的资金压力的。旧物每天都在被时代抛出来,面对旧物,全部卖掉的话,只完成了商业上的循环,时间与情感上的投入纯粹白费,而且再要集中,比登天还难。一直平衡不好,只想做什么都以美和好为准则,商业反而是次要问题。所以我们一直坚持得比较苦,有时甚至要靠四处挪借来培育这些理想事物,有时则是靠我们服务一些比较有理想的商业案来反哺。

Q: 最近旧物仓有了新址,开新仓了,和以前有什么不同?

A: 新仓开始把从旧物堆里生出来的事物一个个展现在场里了,比如从老食器出发的中古厨房,比如从手工艺出发的生活美学院,比如从花砖出发的花砖银行和再现计划商店,也包括全世界最破烂的good one咖啡馆,所以新仓更多像一种复古生活的大集成,有2000多平方米。旧仓只有旧物,新仓还有生活。

Q: 中古厨房、生活美学院等也是除旧物仓之外,从旧物生发的主意,介绍一下?

A: 可能是因为我们不死心,在做旧物后,还想回到生活方式本身的经营吧,所以又用旧食器及手工艺培育起了这两个项目。中古厨房是一个开放式的体验厨房,也更像是一个旧食器的展示中心,没有预料到的是它居然成了一个独立的第三方风物食材的评测中心!生活美学院后来又延伸出了生活美术馆,开始也仅仅只是想再现那些消失的手艺,把它们变成课程来传习。美术馆很有意思,就是想展示每个人独立的活法及状态,以及他们所营造的事与物。它们与旧物仓一起,构成了现在的GI生活美学实验工场。



关于旧物这件事,好的东西,每每只有一件,不可多得。每一个都与感情的,是生长于心的生命。

